



此亦无言之美也

江苏南京 石钟扬

朱光潜先生是式蓉老师的大伯父,更是其精神教父。式蓉老师三岁丧母,其父朱光潜(农学家)自土改即蒙难,几经牢狱之灾,后来虽平反,但他在儿子青少年时代自顾不暇。式蓉老师从小学到大学皆伯父供养,也是在伯父影响下走上美学研究之路。式蓉老师是个知恩感恩之人。光潜先生晚年手抖,他拼命赶译维柯的《新科学》(比黑格尔《美学》更难译),50多万字宛若天书,是朱式蓉一字一句整理出来的。光潜先生仙逝后,他奉伯母之命全身心投入《朱光潜全集》文稿的搜集整理,借机“系统阅读了大伯父的著作、译作,其中包括一些手稿和大量发表后从未结集的单篇”,1991年应复旦大学出版社之约撰成《朱光潜:从迷途到通径》。

朱老师1983年借调北大担任光潜先生学术助手,我就极力鼓励他就此留在北大。他说,北大能人太多,我不行。其实他觉得为大伯整理书稿义不容辞,但不容借机背靠大树乘阴凉。他把义务与尊严分得清爽。完成任务后他以分房为由毅然回到安庆师院。问题是他回安庆并未评上教授。

1994年10月某日傍晚,我散步随意步入校门边的“蓝星书店”,见有朱老师编的《朱光潜选集》(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),急返回校园告诉他,他果未收到样书,而近他申报正高,此当为可用之资料。他因此将书店仅有的两本都买下。27日我得信息,其未通过校评委的评审,惊讶之余我去看望他。他竟豁然处之,一笑置之,反举杯安慰我,别在意。临行以此书赠,我自朱宅归来在书末记下此情此景,以光潜先生之处女篇名作结,曰:此亦无言之美也。他终以副教授退休。

朱老师其实非等闲之辈。他治学严谨,敬畏学术,惜墨如金,笔不轻动,文不轻发。他为人处世,不容苟且。世间多有不平事。遇不平事,他辄形之于色,多怒目相视,或拂袖而去,有时甚至在沉默中爆发,拍案而起,据理力争。“气质美如兰,才华馥比仙,天生成孤僻人皆罕”,终如妙玉“世难容”。令侪辈诧异的是,朱老师对不才护爱有加。我时而在他家以一碟花生米、一杯老酒清谈半日,多由他主讲光潜先生种种趣事,兼涉美学、人生观,他容我放肆地质疑甚至碰撞,从不横目,充其量碰一杯,主动换个话题。我视之为良师,他视我为诤友。

光潜先生仙逝一周年后,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《朱光潜纪念集》,收有他沉痛悼念伯父的文字。情真意切,文字雅洁,不失桐城派风范。他赠我书

时,让他签名他不签,他说我只一篇小文在其中,怎么好签名?2001年秋我移家南京时,朱老师赠我光潜先生签名本《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集选集》,光潜先生签:“式蓉侄来京度岁,赠此存念。孟实一九八一春。”“孟实”是光潜先生常用笔名。朱老师还加了个他的闲章:式斋(篆体阳文),还有一幅杨辛先生书赠他的荷书,题周敦颐爱莲说片断。弥足珍贵。从此我们互相惦记,时有讯问,电话中也常开个玩笑。他非常支持我搜集编辑《口碑上的中国——中国当代民谣选》,见到民谣会剪报寄我。

朱老师晚年先是当钓翁,常与李思明相约垂钓江河湖畔,钓翁之意不在鱼而在隐避尘嚣,得鱼多时他会让朋友分享。李老师病逝后他则以生病为专业,特别是去年岁末,竟真的卧床了。2月14日上午朱老师病危,保姆找不到朱公子电话,拿着朱老师手机漫天拨,拨通了我的电话。缓过气来,朱老师还与我作简单对话,他中气尚可。我通报安庆朋友,学校老干处通知朱公子赶回。14日晚他病情缓解,老干处朋友还传来一张他坐在床上的照片,像个老和尚。15日朱公子回合肥,我们以为朱老师又能挺过这生死关。谁知18日下午四点多,保姆外出之际他就平静而寂寞地走了,既无抢救也无挣扎迹象……

3月6日是光潜先生逝世三十七周年、式蓉老师逝世十六天的日子,我们重读朱老师《春蚕吐丝尽,织锦留人间——沉痛悼念伯父朱光潜先生》,既是纪念光潜先生,也是悼念朱式蓉老师。式蓉老师生前协助完成的《朱光潜大传》,结尾有云:“先生带着许多遗憾、痛楚和期盼,离开了这个还不美的世界,却将美的意念、美的范式留在了人间。”谨借之献给式蓉老师在天之灵。

“罚跪教育”与“糖果教育”

安徽肥西 查鸿林

近日,有网友发布视频称,徐州贾汪区某中学一名老师体罚学生,让学生在操场上跪地爬行。5月12日,徐州贾汪区教育局发布通报称,接到反映某中学教师体罚学生的投诉后,该局高度重视,立即成立调查组,到校开展调查核实。经初步调查,当日上午在学校防灾应急演练结束后,高一年级两名学生在返回教室途中翻越校园护栏,相关教师发现后对两名学生进行批评教育,采取了错误的惩戒方式,造成了不良影响。

同样是对于犯错学生的教育,我看到一则文章,说陶行知则是用了另外一种手段。一次,陶行知在校园里看到学生王某用土块砸班里的学生,当即让他放下并要他到校长室去。放学后,陶行知来到校长室,见王某已经等在门口准备挨训了。于是,陶行知掏出一块糖果送给他说:“这是奖给你的,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。”王某惊讶地接过糖果,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果,放到他的手里说:“这第二块糖也是奖给你的,因为当时叫你不再打人,你立即住手了。”王某更疑惑了,这时,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块糖果,塞到王某的手里说:“我调查过了,你用土块砸他们,是他们欺负女生,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,所以应该奖励你。”王某感动极了,流着眼泪后悔地说:“陶校长,你打我吧!我错了,我不该砸自己的同学。”陶行知满意地笑了,随即掏出第四块糖果,递过去说:“为你能正确地认识错误,我再奖你一块糖。”

我们且称贾汪区某中学的老师教育手段为“罚跪教育”,可以想象,操场上,在老师的怒目圆睁和呵斥下,两个犯错误的学生耷拉着脑袋,在众多学生面前,

不敢不跪,也不敢不爬,确实彰显了老师的威严。但是,想过没有,他们还是未成年人,还是正在成长和求知阶段的学生,他们也有人格,也要尊严!此举,如同一块火红的烙铁烙在皮肤上留下巨大的疤痕,给他们幼小的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,埋下的阴影何时才能抚平,甚至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欣慰的是,贾汪区教育局表示,涉事教师已停职,安排专人对两名学生开展心理疏导,责成学校和相关教师向学生及其家长赔礼道歉并取得谅解。下一步,将举一反三,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师德师风教育整顿,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。

而陶行知的“糖果教育”,不怒自威,和风细雨,抽丝剥茧般让学生认识正确与错误,对自己粗鲁的举动表示后悔与自责,同样达到了教育的目的,也会让学生记住一辈子,还会让学生在今后与同学相处中更加努力向好。对比两种教育方法,告诉我们一个道理:栽树栽根,育人育心。“罚跪教育”以训斥压人,不能让学生心服口服,无一利而百害;“糖果教育”晓之以理,能从心灵深处打动学生,让其认识错误,如沐春风。



三弟

安徽合肥 温跃渊

三弟名叫温跃胜,他在3岁的时候,父亲因病去世。家里太穷,母亲和大哥到城里做工,我就带着三弟在家过日子。后来,母亲让我到城里当学徒,三弟先是跟祖母生活一阵子,后来也到合肥上学。一天,他忽然从很远的东门跑到南七里站我上班的工厂里找到我,说,二哥,我不想念书了,我想找工作。于是,在我们家,大哥和我,三妹和三弟,都在十四五岁就工作了。

三弟在服务系统学徒,先是在浴池当“跑堂”,又在十字街的庐州饭店炸油条。我那时已调到一家报社。报社处理几部旧照相机,我花70元(那是我当时两个月的工资)买了一架捷克120双镜头相机。一天早晨,三弟正在炸油条,我端着相机对着他“喀嚓”一下,后来给了他一张照片。他很开心,从此拿着我的照相机爱上了摄影,并刻苦学习摄影、冲洗、放大。1989年,三弟到省轻工业厅的《轻工导报》。所以,三弟终于有了“国”字号记者证了。但随着报纸后来的停刊,他的工资也被停掉了。三弟的性格有些随意,转头去了深圳。他两手空空,只带了500幅自己的摄影作品。不曾想,深圳摄影界很快就认可了他。

深圳有关方面答应为他办一次摄影展,还有5万元补贴和费用。但三年疫情使摄影展泡汤。

后来,三弟回来了。像是变了一个人。他年轻时,英俊帅气。如今则老态龙钟,步履蹒跚。他对我说,他现在有语言障碍了,说话也不行了。他七八岁时,是我管他的吃饭,现在七八十岁了,他的吃饭问题还得我来管。但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。一次他电话告诉我,他在外面摔倒了,他打110,是警察把他送回家的。再后来他又一次摔倒,手机摔在身旁不远的地方,他却再也不能打110了!

三弟生前曾对我说,他那个大包裹里有几十年拍的十万张摄影作品,冲洗出来的,也有一万多张。难怪他没能打开,他已经没有力气打开了!太重太沉,足足50公斤!我看着那些图片,看着看着,我对家里人说:温跃胜在深圳20年没有白过!他的摄影作品精彩纷呈,令我刮目相看!深圳那个地方码头大,国内外大咖名家荟萃,这让三弟大显身手!比方他拍马云,他在马云下塌的五洲宾馆追踪了四五年,拍了他几百张照片,精选了20幅面部特写的“马云脸谱”;他拍黄永玉,张张面部表情都和蔼可亲;他拍董卿《候场》,拍得很朦胧,很唯美,下面有一行小字:距她一米远,如果用闪光灯,就错了。他花几年时间泡在各类图书馆里,拍一个“悦读”的组照,拍了一百多幅各种姿态、各种表现、各种神情的读书人。

三弟的突然离世,对我打击很大。我不能接受。我的脑海里老是浮现我俩小时候在乡下喝稀粥的日月,挥之不去。现在,我日日夜夜沉浸在对三弟摄影作品的整理中,我能为他做点事,这才稍稍释怀。我立即决定:下半年,要给温跃胜办摄影展!他这辈子不容易,值得一展!值得一展!